



選說小說默

閻綱 主編

中國新時期小說整賞叢書

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

幽默小说选

阎纲主编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4.25 字数：450千 插页：3

198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7,700册

书号：10157·261

定价：4.45元

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

总 序

由于处在编辑工作岗位上，所以经常有读者向我询问新时期小说不同类别的情况，有些我答不上来。

我国新时期小说日趋繁荣的盛况在新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小说创作的空前繁荣，不但赢得空前众多的读者，而且吸引千千万万青年想在这一创造中试一试身手。创造离不开借鉴，泛泛而论逐渐走向专题研究。将新时期小说成果分类编选以献读者，目标集中，以免翻检之劳，于读者、写作者未必不是件好事。

去年夏季在银川，喜逢宁夏人民出版社徐庄、何光汉、唐远铃、杭行等同志，谈得投机，一拍即合，原来他们早已有此打算。经过商议，推来让去这个编选任务，落在我的头上。由我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我们决定出版《改革小说选》（蒋子龙作序）、《幽默小说选》（王蒙作序）、《妇女小说选》（韦君宜作序）、《青年小说选》（郑万隆作序）、《爱情小说选》（刘心武作序）、《心杰

小说选》、《通俗小说选》、《动物小说选》、《港台小说选》及《小说评论集萃》（田中泉作序）等。请读者多提意见。假若读者欢迎，这套丛书可以陆续编下去。

在审定和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宁夏人民出版社出力不小；在分别编选这套丛书的过程中，诸位编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王蒙等作家乐善好施，写出一篇篇启人心扉的序言，都使我感念由衷。

创作自由、评论自由，政通民和，春风风人，热气腾腾，愿小说自由飞翔！

阎 纲

1985年4月13日

目 次

《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总序·····	阎 纲 (1)
话说幽默——《幽默小说选》序·····	王 蒙 (1)
学习会纪实·····	马识途 (4)
有准备的发言·····	马 烽 (21)
伍二四十五纪要·····	马 烽 (29)
结婚现场会·····	马 烽 (79)
谁和我过不去·····	尤凤伟 (93)
钱友朱彤心·····	邓友梅 (102)
话说老秉·····	王安忆 (121)
说客盈门·····	王 蒙 (134)
买买提处长轶事·····	王 蒙 (146)
葡萄的精灵·····	王 蒙 (161)
老米的戒烟史·····	刘富道 (170)
多活一小时·····	冯骥才 (186)
选主席·····	冯骥才 (188)
表演扫地·····	冯骥才 (191)

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	权文学 (196)
村魂·····	乔典运 (211)
满票·····	乔典运 (230)
三法朗和紧缺金属·····	沙叶新 (250)
告状·····	沙叶新 (254)
有奖阅读小说——《他和她》·····	沙叶新 (258)
在街心公园里·····	李国文 (262)
临街的窗·····	李国文 (272)
轱辘把胡同 9 号·····	陈建功 (294)
找乐·····	陈建功 (325)
死前·····	苏叔阳 (371)
汽车号码的过失·····	苏叔阳 (376)
失踪的伯乐·····	苏叔阳 (384)
荒诞的梦·····	陈国凯 (393)
国营蛤蟆油厂的邻居·····	李杭育 (416)
失灵了的算盘图腾·····	张 长 (441)
典型形象·····	金 河 (457)
公民·····	张 宇 (497)
关于××区××派出所关于×××揭发 ×××在“文革”中砸抢×民主党派我 统战对象社会知名人士×××私人文 物玉器金银首饰×××又向法院控告 ×××诬陷罪之旁证材料经各支部及 全体职工讨论情况的汇报·····	张 洁 (506)
往后的日子·····	陆文夫 (547)
还债·····	陆文夫 (566)

围墙.....	陆文夫 (578)
我们连队的“嘎西摩多”	都 沛 (599)
山中.....	高晓声 (612)
绳子.....	高晓声 (624)
买卖.....	高晓声 (635)
龟拳.....	蒋子龙 (645)
找“帽子”	蒋子龙 (650)
种瓜得瓜.....	蒋子龙 (652)
耍.....	蒋子龙 (656)
今天是星期二.....	蒋子龙 (663)
值班.....	蒋子龙 (667)
没有“负荷”的电.....	楚 良 (673)
合成人.....	楚 良 (688)
“未可及”别传.....	韶 华 (748)
编后记.....	阎 纲 (765)

话 说 幽 默

——《幽默小说选》序

王 蒙

阎纲同志要编一本《幽默小说选》，此举可谓深得吾心。

我问：把一些小说称之为“幽默”，是不是贬低了这些作品呢。

答曰：不是贬低，是提高了。

因为幽默是智慧，是智力的优越感。儿童把游戏当作最认真的事情来做，这固然有点幽默。某些成人把最认真的事（如学术批评）变成了儿戏，就更幽默。透视出这种畸形，这种咋咋唬唬，这种大言欺世，这种象煞有介事，能不是智力的优越性么？

所以幽默是严厉的，是胜利的。即使封住嘴也封不住幽默感，封不住那会心的、意在不言中的笑容。汉语成语生动地形容它为“忍俊不禁”。“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物越是堂皇，越是声嘶力竭，越是忠得无限，越能使人忍俊不禁，而“皇帝的新衣”便被这幽默扒掉了。其实是他自己压根儿没穿。

幽默又是一种人情味，亲切感。是疲于争斗的人们的一种抚慰和“复归”，所以也是一种轻松感、解脱感。有幽默感的政治家能够得到多一些的选票，因为人们有理由相信他比较镇定，比较沉得住气，而较少歇斯底里。有幽默感的小说大概也可能得到多一些的读者。装腔作势、摆架子、领袖欲，当然幽默不了。诚惶诚恐、五体投地、如临深渊，也决不敢放肆到幽默的程度。敢幽默，会幽默，这就是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就是平等待人，就是平等精神。

幽默又是一种自信，一种从容冷静，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一种恰如其分的批评和并不丧失原则的宽容，一种理性的头脑。大言不惭，大帽压人，恶语壮胆等等，都无法幽默起来。

幽默也有弱点，光让人笑并不能改变什么，解决什么问题。有些幽默当中似乎包含着无可奈何的自慰自嘲。

但好的幽默并不只是让你笑，还让你哭呢！哭多了眼泪就会跌价，于是乎泪尽则喜，嬉笑之中仍然可以看到作者那庄严赤诚的灵魂。也许幽默的痛苦并不比痛苦的痛苦弱。

还让你想一想，让你夜不成寐。就因为那幽默里头有深度，有概括，有典型，有真知灼见，甚至于夸大一点说，有先知先觉。李国文在一九五七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改选》，讲了“样板”带来的悲喜剧。这篇小说实在具有预言的性质，后来“旗手”领导着搞了八个“样板”，《改选》里的一切都不幸而言中了。

以上说的多半是带有批判性的幽默。当然也有肯定性的幽默，那是一种赤子之心，是一种对于生活的喜悦，是一种愉悦自己与自己的读者的善良心情。

批判性与肯定性并不好分。阿凡提的形象永远是快乐的。会批判，他才快乐。或者是，他快乐，才会批判。

自嘲不一定是坏事。只要不是由于玩世不恭而是由于清醒和诚实，真正幽默、幽默到敢于自嘲的作家，希望读者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自己独立的头脑而不是越来越糊涂，越来越被你所征服。他绝对不“唬”读者，哪怕有些读者喜欢你用名声、用新名词、用大话唬他。

语言的机智也可以带来幽默，也可以愉悦心灵，用得过分了有可能变成耍贫嘴，等而下之的便是“胳肢人”。但判断是不是耍贫嘴的时候，本身最好具备一点幽默感。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愿不得不甘心幽默的人翻开幽默的作品便紧皱起眉头，这本身就未免太幽默了。

而且怪可惜了儿的。

学 习 会 纪 实

马 识 途

看起来，我们局党委的第一把手常书记，这一回是下定决心，要把局中心学习组的理论学习认真地抓起来了。他把局党委一班人和局长、副局长、办公室主任、各处处长以及下属单位的经理、院长都找了来，郑重其事地开了一次动员会，传达了市委和机关党委关于各级领导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的决定。他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把市委决定的及时性，必要性，重要性和当前学习理论的条件优越性，足足讲了一个钟头，然后他把学习计划、学习方法、学习纪律等等，又讲了一个钟头。一直听到院坝食堂门口人声鼎沸，还听到叮叮当当筷子敲碗的声音，他觉察到一些头头把目光集中到窗外，是快下班吃中饭的时候了，才收检起自己还准备发挥的最后一点，宣布散会。他当场指定我这个过去一直陪首长们学习的宣传干事担任中心学习组的秘书，驾轻就熟嘛。他还叫我去机关党委把学习材料领回来，给每人买一本塑料皮的学习笔记本，连同学习时间表和学习纪律规定，送给每一位局首长，要求大家按时参加学习。最后他特别嘱咐我，要根据他的动员报告起草一份简报报送机关党委，抄报市委宣传

部。他还叫我转告行政科的陈科长，准备好中心组的学习室。

今天下午是第一次学习会，我早早地到了学习室。嗨，陈科长为首长们的学习真想得周到。屋子刷得干干净净，沙发摆得整整齐齐，买了新的暖水瓶和茶杯茶盘。还怕首长们在沙发上坐久了，屁股难受，打了一色的新绒布垫子来铺上，还怕首长们热坏了，特地花了三百几十元买来一把崭新的落地电风扇。

规定的学习时间两点半早已到了，还没有一个头头来。那电风扇却一直在那里忠诚地进行无效劳动，转来转去，扇个不停，嗡嗡嗡嗡地。一直等到快三点，才稀稀拉拉地来了五六个人。最叫我奇怪的是党委的第一把手常书记竟然没有按时来。我真有点儿急了。莫非真是流年不利，一年不如一年，这一回才打开张锣鼓的第一次学习会就要流产吗？我正想去找常书记，却从窗口看到他端一个精致的瓷茶杯，沉着地走进学习室里来了。

“嘻，迟到了，该我作检讨。”常书记一进学习室就说。不过接着又解释：“才睡午觉起来，就被人缠住了，落实不完的政策，真是……”说罢他用手抹一下他那梳理得整齐的一头霜发，不胜感慨地叹了一口气。大家对常书记的诚恳检讨是感动的，对于他的解释也是理解的，因而对于他的迟到当然是原谅的了。

常书记迈开沉重的步子，把他那明显地肥胖起来了的身躯，缓缓地落坐进垫着软和垫子的沙发里去。他似乎对于陈科长提供的软垫子并没有什么舒适的感觉，但他一眼看到那把正对着他扇凉风的亮晶晶的电扇，嘴里便叽咕几句：“乱弹琴，买这么好的电扇干什么？”然而他再也没有说什么。毫无疑问，

他，还有已经来的其他头头们，对于行政科长办的这件好事，是心领神会的。大家对于书记在这种场合应该对下级表示的轻微责备，也是十分理解的。所以谁也没有再发表关于新电扇的议论，而是尽情地享受着那轻轻地嗡嗡着的电扇扇出来的凉风所提供的服务。

常书记坐定，拿起别人转送给他的陶瓷厂试用新产品——夹层瓷茶杯，放进他特别托人从杭州顺便带回来的高级龙井茶，泡上水，端起来闻一下龙井茶散发出来的香味，并且品了一口，看一看瓷茶杯上金色的兰花，才微笑着开口问我：“小张，都到齐了吗？”

参加中心学习组学习的只限于局级的头头们，就那么十几个人。他一眼就可以看清，可是他还特意地问我到齐了没有，我领会他的意思是，他十分看重这第一次学习会，于是我拿起名单清点人数。

我环顾学习室，细声地对着名单说：“第一书记常书记到了，第二书记李书记也到了。常务书记赵书记还没有来……”本来党委分工是赵书记抓学习的，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他没有来。

“哦，老赵呵，他肯定是昨晚又失眠，中午补瞌睡补过了头。”常书记替赵书记圆了场。而赵书记的失眠症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继续查对，四位副书记里还有崔副书记没有到。哦，崔书记今天上午对我说了，他上星期就和高干门诊部约好了，今天下午非去复查不可。我早就听说崔书记有冠心病，虽然门诊部还没有确诊。但是这种病对许多老干部是最大的威胁，马虎不得，复查是必要的。

至于局长们，罗局长是局里业务上顶大梁的，最近到北京开会去了，还没有回来。七位副局长里已经来了四位。其余的三位中，有一位正躺在医院里呢，还有一位在干部疗养院里已经住满两期，正住第三期，有一年多了，不知道还要疗养多久才能回来。还有一位曾副局长为什么没有来？他的办公室就在学习室的对面，我到他的办公室去看一下。哦，他正忙着和什么人在谈话。他抱歉地对我说：“小张，我要迟到一会儿，过一会儿我就来。”他的工作既然这么忙，学习也是为了工作嘛，算了。

我回到学习室继续查对名单，赵书记端着一个描金瓷茶杯，慢吞吞地进来了。看他那眼皮浮肿、精神萎缩的样子，的确是午觉睡过了头，大概是才从床上爬起来，泡好茶就来了。

到了三点一刻，我再数一下，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常务书记都到齐了。四个副书记来了三个，八个局长来了五个。应到的十五人，实到了十一人，到了三分之二，这算很不错了，比过去任何一次学习会来的人都多，甚至比局办公会议到的人还整齐一些。还有几位头头既没有来，也没有请假，大概是不会来了。我向常书记报告了实到的人数，我说：“能够来的都来了，没有来的不会来了。”我说的本来是真话，偏偏惹得大家笑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

常书记没有笑，但分明看出，他有几分满意。于是他宣布开会。他又不厌其烦地把上次作的动员报告的要点重讲一遍。最后，他喝了一口清茶，强调说：“同志哥呀，要学习呀，不学习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呀。”他似乎觉得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说法，在这里可能不很贴切，便又修正一下：“说到挨打，我们这些老家伙过五关斩六将都过来了，文化大革命

的大风大浪也过来了，挨的打已经够了，还挨什么打？现在落后了无非是叫你让贤，到第二线，当顾问，或者离休，这就到了头了，还挨什么打？我倒不相信卸磨杀驴的话。”

我原来在党委办公室的时候就听说过，常书记对于让贤很有一些看法。市委组织部新提拔起来的陆副部长曾经移樽就教，来找他谈过话，商量局的接班人问题。他感到有几分不痛快，听说他当时说过：“折腾了十年，才官复原职，屁股还没有坐热呢，又叫让贤了。什么让贤？还不就说象过去一样，靠边站吗！”年轻的副部长按中央文件精神向他作了解释，他有些不自在，又不好说什么。等陆副部长走了，他却在办公室里发火：“哼，毛孩子，教训起我来了。中央精神我还不不懂？”他继续在生闷气，甚至说到：“老了，没用了，拉了几十年的磨，拉不动了，是到了卸磨的时候了。”这几句话我过去是亲自听到的。人家说他说过卸磨杀驴的话，我却不敢证实，卸磨是说过，没有听说杀驴的话。今天他提到这事，也说明他并不相信卸磨杀驴这种说法。

常书记说到这里，第七副局长——哦，他虽然是一个副局长而且是局里最末一个副局长，我在这里却要叫他一声“雷局长”。他是一个粗线条的人物，无论从他那身高一米八，腰围一米多的个子看来，还是从他那好象还留着斧痕的粗糙的脸和大手大脚看来，或者从他那声如洪钟的嗓门看来，都是粗线条的人物。听说他的资格是很老的，身上留得有几个枪弹窟窿就是证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结合得最早，结果却还是在局里只坐了最后一把交椅。他对“雷副局长”这个称呼历来表示反感。你去找他办事，叫一声雷副局长，他会不搭理你，甚至拧起眉毛看看你，噙声噙气地说：“你叫我‘雷第七副局长’”

长’好了。”所以我在这里还要叫他一声“雷局长”——雷局长接上腔说：

“是哟，当顾问，办离休倒不要紧，当顾问也还体面；我就怕别人顾得上才问，顾不上就不问，把你凉在一边。我承认，我还不能无私无欲：孩子怎么办？房子怎么办？看病要车子怎么办？出去看朋友，都好象矮了一截子……”他平时说话象炒豆，人家又说他象放机关枪，噼噼啪啪，说得快，我记录不下来，不过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不满意！”雷局长的“不满意”，早已在局里闻名。他对于什么都不满意。对于街上排队买东西不满意；对于报纸批评官僚主义不满意；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话不句句照办，偏说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满意；对于调整工资规定不调十三级以上干部，从而没有他的份，不满意；对于他被任命为第七副局长，更不满意。对于电影里面男女谈情说爱，追赶拥抱的镜头，对于软绵绵的歌声，那就不但不满意，甚至厌恶透顶。他家里的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是齐全的。他生气说：“都给我关上，不看不听，心里干净。”他常常在机关里象这样放机关枪，大声武气地。有的人皱着眉头看他放，有的人微笑着听他放，有的人在暗地里给他使劲，鼓励他放。机关枪算什么，要放大炮才好呢。

李书记和常书记、雷副局长的论调却不同。他坚决拥护中央文件的精神。虽说他年近六十，但身体还好，满面红光，看来不过五十岁左右。正象常书记对他说的那样：“我们这些老家伙，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的太阳，到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境地了；你却还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正是骄辣的时候呢。”

李书记是局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常书记把退下来的手续办完以后，他可能已经迈过六十岁的大门，没有资格当接班人

了，不过由他来组织一个“看守内阁”是够条件的。等中青年的接班人培养起来了再接他的班，有何不可。当然，这决不是他坚决主张贯彻中央文件精神的理由。这是不能恶意曲解的。

今天的会本来是学习会，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的。不知道怎么的，因为常书记一句“卸磨”的话，就引出雷副局长一篇气愤填膺的牢骚，又引来李书记的激昂的阐述，其他副书记、副局长对于老干部退下来的事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高谈阔论起来，七嘴八舌的。

我想提醒常书记，要掌握好会场，讨论不要走了题。后来一想，交接班的问题也是中央文件中提到的，大家谈谈也好嘛。这样自由议论一番，也许更活泼一些。我觉得比过去的学习会进步多了。过去开起学习会来，不是叫我把文件照本宣科地念一遍，混过时间，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照文件的字句重复地说过来，说过去，然后说几句坚决拥护，坚持照办的话收场。今天各抒己见，切实得多。只是这么你一句，我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地乱扯，我记录起来实在困难。

我对于别的头头的发言，都只记了三言五语，因为他们即使说了一大篇，我用笔加以清洗、过滤、浓缩之后，剩下来的也实在不过三五句。惟独对于名列第二副书记的张副书记的发言记得很认真。因为每次要我整学习简报，我只要把他那比较系统的发言加以整理，冠以发言综合纪录的名义，就是一篇高质量的学习简报了。张副书记看样子不是一个工农干部，但也不是全国解放后才参加工作的干部，而是一个参加革命比较早的知识分子干部。如果不是“三八式”的话，也必定是“抗战牌”的。听说是抗战后期从北平到了华北根据地，后来从华北南下的。比起常书记、雷副局长的南征北战和李书记、罗局长，还